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

書二

與李敬子司直書

翰只得僕僕入京為調官計漕幕之請全無來
歷大抵皆出於豐公之意臨別猶有不忍相捨
之狀其拳拳於胡公之意厚矣非所以相為謀
也承見教明德章更平心將諸處說明德參考
如克明俊德以至於光被四表懋昭大德自昭
明德輝光日新其德予懷明德之類看兩個明
字作如何說與今大學是同是別又看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脩身用功處如何能明其明德或問所謂明之端明之實是如何讀書只據見成文義看過都無所疑恐亦不是小小病痛更望與諸兄審之今有疑義更無扣問處只得依見本看但恐終無味也此事未易言相聚時只說閑話過了都不曾得攻擊也西銘今看了三十年來血脉文理終不能得通貫近因道間與黃伯新商量方覺有歸着異日須作一段說破錄以請教也所疑虛靈洞徹非所以言理朱先生亦將虛靈不昧言德德即理也余胡諸兄皆有

此疑更須見得不相悖處乃佳幹差遣定後更相度尋一相聚非紙筆所能盡述也

幹自南昌行至上饒忽動家山之興慨然南轅意欲且留家間遣人求一差遣及抵家米價大貴家間典質已竭只得且解囊中以濟其乏而急走中都求見次以濟之方思賢者山居之樂苦節而無求於人真長策也大學首章舊說以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為明德今解以德之存於中者昭徹而無所蔽為言故鄙意欲合內外而言之亦似有理今既無所考正姑守

今說為得其本異日出見更商量也翰求靜處而未可得秋涼或走見不知可遂此願否

翰以是月三日交賤事縣道敗壞之甚其勞又倍於臨川獄訟更不堪開眼財賦赤立亦只得判身判命硬着脊梁擔負前去更兩三月後當亦少定所可喜者無臨川奔走臺府之勞可以終日坐曹耳得徐兄肯來甚濟事亦更少得一人同理會事不知東湖有可那得一人否要得仙鄉或九江或西人乃佳蓋質實耐辛苦且是甘言父職事要一人主之也此最急者望

留意旬日內得之為佳茂欽運幹煩致意未及拜狀趙簿為此間謝公所持官會事計使似亦疑之更望同茂欽力為言其決無此事也新淦趙簿竟不免小小得喪亦何足道然世事可歎者未易言也翰交事已半月矣又以其衰老之身日與頑民為鬪何益於事而徒費心力深可歎也黃兄且留在書院一兩月後試之以事自有以處之也胡伯量得近訊否余國秀得書未及報且為致意本縣縣丞王其姓者特一畏懦之人耳昨以憲使差慮囚遂以權縣為詞乃蒙憲

使對移豐城簿欲煩一言得其復職幸甚丞乃鄉人亦無一日之雅特以同官之誼不忍其至此又不敢為白之憲使望為死轉幸甚恐憲使未欲便改則姑遲旬日亦不妨也望與茂欽兄同為致力也

翰視事已月餘矣此邦較之臨川互有難易臨川困於臺府之應酬此邑却無此撓然寓公士人頗難制又却不如臨川也一切付之不恤寓公之家以勢擾民者只得按法治之向來朔望縣官皆先謁其門今亦不講士人之無賴者痛

懲之想此兩邑人日夜蓄憾為乘隙見攻之計此亦每事愈加縝密使之無隙可攻更須月餘事緒已定比之臨川却有讀書工夫有疑當請教也吾輩既未能脫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覺民窮已極州縣間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真虛度歲月也

翰以一身當衆怒凡寓公之家無不見怨者蓋平日豪橫成風不容不痛治也然為新淦百姓吐得一口氣便罷黜亦無憾矣得計使書云國錄兄忽不相樂契兄亦且不直之何故至是自

古諸賢共事亦未有不相攻排者亦足以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色目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揀之不必至於已甚每讀樂毅復燕王書有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索其名之語未嘗不三歎以爲去古未遠有此君子長者之論也今幕中二賢一旦浩然有此去志不知置此老於何地邪吾道窮矣朋友大家扶持植立何者爲人何者爲我吾輩中得一人肯忠實爲國不私於家則亦宜扶持之不須太相哂外間傳

播又是道學中一段笑怪語也方以賓主俱賢一道仰賴爲幸忽聞有此爲之悵然想今亦已無他矣更千萬釋然乃幸契兄游處先師之門有年矣一時從遊如此老者能幾人國錄兄平日充寬博雍容豈不能調護此老而至於此邪徐兄相處半年粹美更須力學乃佳諸子賴其教誨多矣歲晚告歸附此草草不及拜國錄兄書煩致意承許下訪甚幸蓋此邑不振久矣得上幕臨之見其敗壞源流而白之上司以爲百十年之計一邑之幸也

翰自別後又得漕使書縷縷甚感資助之意但
凡所主意無非以寬恤為念此吾儒分內事但
今州縣間有甚不得已者又須是更以身體之
也職田之狀想已為言之此亦不得已之一也
翰妄意本縣同官委是俱賢凡不肖得稍安其
職者皆同官之助也昨在臨川最苦同官不效
力今得其如此甚以為幸輒有薦賢之狀兩緘
望契兄為袖以達漕與帥得與不得不敢必而
同官之誼當如此也亦望遊談為幸姚君用提
幹亦望提起今世人物大率只得此樣彼善於

此則可矣况姚之廉謹公勤又非時輩所可望
邪願人草草亦欲知職田作如何施行也

翰受納裝綱百役俱起夜以繼日無頃刻寧苦
不敢辭白日真可惜又苦目昏如此役役良可
笑也計使每得書憂民之志甚切但精力不逮
殊可念惟司直有以助之為幸

翰聞旆從同計使巡歷想必經此又得承教為
幸亦誠不可不一至章貢南安也他悉容面言
少稟昨所招敢死軍十戰死八九所存者一二
耳州郡所至不加存恤緩急何以使人有胡以

迪者經由此欲赴漕臺陳詞得為行下照李帥元行下支給請受免使流離道路為幸國家財物其他妄用以充苞苴供飲宴都不計較至於執干戈衛社稷之人却偏去減削殆不可曉又有臨川寨兵黃斌事體一同併望介念姚幹已書滿考夾尖竟不可得亦可念也不知更可為一言否

昨遣輔孫往候計使安否想已至今日又得其遞中叔姪兩書力以姻事為言殊可念也不須如此過慮然荷其意厚且念其病中心事如此懸懸且略許之亦無甚利害但不知其病勢果何如蓋老者不知吾人閑居自有可樂而必欲見之行事是以若此焦勞今已上休致之章若病勢向安不妨高卧丘園涵泳理義又何必湏是及物然後有以自見邪幹裝綱受租更五日可畢事已遣輔孫求檄稟議併求一檄差新喻林丞來權縣蓋王丞與寓公太熟質弱多徇人情恐大家得肆憾於百姓耳三月上旬必可拜見也姚君用提幹必欲得一紙合尖不知更能为之一言否亦是善人殊可念也孫行之想可

到鄉中後進如斯人者殊不易得方後生時但見其俊爽今乃能折節以問學爲事深可愛重也更幸琢磨之

翰昨拜書令小兒呈納今附胡叔器行甚欲一見漕使以林丞未來不敢輕以邑事付人王丞與豪家太熟小民被害不便也謝公爲一邑之巨蠹熟思之此一段事不可不力贊計使行之乃一邑生靈之福翰若動足此老必作怪是乃翰貽禍於此邑之人也平南安賊易去此老難豺狼當道豈可不掃除之邪樂山鄭安曾復其

小小者耳本邑苗米額管六萬二千石除二千石不可催實管六萬石每年起綱及馬穀共管六萬三千石軍用五千石縣用六千石此已是一萬貫半年版帳二萬共五萬貫皆是將苗米折價湏二萬五千苗方折得許多錢如此乃是十萬石苗矣故每石加耗等共收一石七斗縣計方足江西一路皆然不但此邑爲然也自此老倚恃豪強只欲見星交量則縣道何以取辦以是諸豪皆爲援例而縣道之敗實由於此今

歲諸豪聽命皆依縣例而此老毅然不納已具
公狀申諸司矣幹在此尚可脫則繼今以往愈
恣橫莫敢誰何矣幹若爲南安之行則不可不
速治之以寬一邑百姓之憂若不爲南安之行
則勢不容與之兩立也聞張元德在彼亦熟知
其曲折千萬留意乃一邑之望不但一邑之幸
一路豪強聞之亦當震懾矣

幹本縣綱運已裝足甚欲一見計使只候林丞
至便就道更煩急往促此來恐州郡未必肯令
來則幹亦難動蓋一邑頑民日夜磨牙只俟幹

動脚便覆出爲惡也前日偶賤體不安牒丞權
縣謝知府便投詞論擾百姓及出假後追其幹
人斷治之此公終是不悛爲一邑之害民畏之
如虎同心拱手聽命是何世界如此不若趁計
使在此了此一事一邑生氣不是細事也幹之
所以不敢輕動誠不忍百姓失所恃也若去此
害其他小小者亦自知戒然後得放心也楊漕
此來未曾有所按治反覺風采不如楊子直不
若以此爲第一義今錄去大槩更以所聞參訂
助之爲此一舉亦一快事也

翰录录於此方喜安跡數日前忽聞有改差監
六部門之命昨日部中人來乃拜省劄表晚何
以辱廟堂簡拔之意只是合有窮分又復搬家
寄寓臨川且單騎一往彼中俸薄何以支吾抱
關擊柝既無重責亦無多事却可養病矣然老
矣何日而已邪令人氣悶也更有少事得劉晦
伯朱敬之諸公書皆令不須候代然輕棄民社
而去又似不安山野之人不知典故輕去則為
躁進遲去則為偃蹇二者皆不可今以公狀就
漕臺申審欲煩契兄袖見漕使想亦有此樣例
當如何得漕司行下不可皆可藉手也

同官王丞以急班改乞免差考試前書已及之
今左守亦為致懇於漕使想亦必送僉廳幕中
之事契兄能為一言則事無不濟人非高舉遠
引不屑世故則寸進之念人誰無之今必欲拂
人之情使之無故拘牽而不得遂其所欲且人
以親老為詞又何忍阻人顯親之至情邪恐見
運管陳丈諸同幕力為言之幸甚

聞素吉皆盛傳富家藏楮之說人情為之騷動
聞趙漕使亦主之或云朝廷行下皆未見的實

果有是說則莫若且自十貫稅錢以上人戶使之收藏若一二貫稅錢人家全無所有豈可困之邪相見在即他不暇及

聞從人暫出章貢想今已歸聞以官券事行此事亦誠難措置虜中官會謂之鈔舊直八百足今只得百七十省其狼狽又甚於吾國也其所以出師連年屢敗者亦以錢幣不行軍士乏食之故則此一項事亦誠關利害也北方弒逆之後盜賊四起淮北道梗不通非百十人不可行權場北客絕少兩使不至此其事可想也此間

最可慮全無措置若萬一有警不惟不能戰亦不可守不惟不可守亦不可逃蓋處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一望二三百里方見山其習俗勇悍御得其道無非精兵御失其道無非劇賊向者憚於一行蓋恐其全不可為及至此究其本末又困於不得有為束手坐視甚難言也到此已兩月亦覺軍民豪傑翕然歸心卒有緩急只得旋收拾為用耳邦君有福人全不見有憂慮意亦可服也此間事大略如此兩子來此却得終日監守讀書老懶却未得工夫讀書每日

與羣豪相追逐亦頗爲酒所害但嗽疾却有向
安意也向來遠遊之興如何葉味道潘子善次
第來相訪也 安豐

承聞已解臺幕之印且得歸山中陶然自樂世
間愚人方且自爲議論自爲軒輊亦可憐也但
安豐之約既不諧金陵諸司所在想未必肯出
若過儀真閑行一番乃以微服見過爲旬月之
歎亦不惡也幹之蹤跡想不甚知其詳緣其人
太庸凡太鄙賤不可相處此亦不欲露不和之
跡只是彼此以貌相承而已初亦不知彼乃日

夜相諧訴於李仲詩之前至於相回避以臺諫
脅之仲詩甚憚之遂有乞移倅之請所以取悅
於臺諫而又以慰彼之心也然其心又不能自
安遂密以其相傾陷之意白廟堂所以幹旣改
除而被亦罷黜也仲詩爲邊帥而憚一太守至
於詰曲如此後乃屢遣人來相謝且自解幹亦
未嘗有他以倅易倅何不可之有初未知曲折
如此遂留儀真月餘以書懇相識乞奉祠未幾
臺評旣下亦只得且往金陵已於五月四日交
賤事然彼所以相陷傾之意亦有說有李明兄

第三四人皆豪勇之士，幹甚愛之，數與往來。忽有告其兄欲結集人過淮取壽州者，郭守以爲奇貨，謂幹實使之，遣人相聞。幹知其必無此事，遂親出捕之，得其兄弟兩人，送獄。乃是一士人徐師點者，爲首謀，假太守之命以給李氏之兄弟也。徐師點却是與太守最厚，善嘗以壽州人欲獻城告太守，太守荅以待寫書與廟堂，恐有可乘之機。徐得此語，遂以給鄉人，以爲太守奉朝廷之意而爲此事也。李明之兄李顯以告李明，李明却之，而其事始敗露。旣以一行人送獄。

乃日夜拷掠李氏兄弟，使之誣毀以脫徐生之罪。幹知其故，遂移書仲詩取一行人赴帥司，根勘郭君以此大恐，遂有回避之請。尚力爭以爲乃李明之罪，而欲嫁禍於幹，亦可見其愚也。出來仕宦，便有此等事，旣一家未有飯喫，而於義亦有未決，然不可仕者，只得且隱忍於此，爲祿仕而已。若真要行志，則無處可頓身也。

金陵

伯量兄來具知爲况之詳，昨但疑未欲遽出，以疾爲辭。今乃知果嘗愆和幸已平復，不勝慰喜。新除去就想已有定論，昨嘗囑吳勝之乞賢者。

入幕庶得一水相望可以承教渠初甚以爲然不知竟何如耳幹年事益暮未能引去良可愧怍郡事甚簡民訟絕少但性好興作自不能安靜耳正以無朋友講習爲苦忽桑胡譚三兄偕來黃伯新亦繼至得以朝夕講貫此天授非人力也已相約編禮書王朝禮十篇仍日溫論語集注以相磨切十年之間吏役紛紛不意今日忽復有此每相對則深恨賢者之不來也春夏之交不雨靡神不舉略無雨意勢大可憂大抵以江爲界凡江北諸郡無不旱者沿江亦然北

方兵革不休妖厲之氣浸淫至此朝論但欲平靜第恐非我之所能必邊防未嘗不講而未有

一之足恃從事於枝葉而體統之未究識者不能不寒心也此間亦議築城總漕兩司深以爲然但主張小未合朝廷亦未報行守土之臣捨是未有先焉者也

漢陽

朋友得書或云赴新任或云不赴皆不得端的世事愈覺費力皆不可曉解幹已兩上丐祠之請不遂今歲大旱無以爲百姓亟發郡帑收糶米麥出糶貧民目今境內幸不至貴糶但頗以

此得罪於漕司目今施行之間相拂處多制司亦不相樂只得急遣碎累先歸置一身於此以與之為敵歲終再力請祠當必可得若遂此志則當有承教之幸矣

適方知已辨臨川之行亦勢不容已吾人出處何常惟義之從耳同行甚佳候到縣却相度也
漢陽歸途

王臨川最勤而敏士友多稱道之千萬為之調護使得展布聞其欲丐祠而去亦可惜也臨川鄉民極頑非上司庇之不惟邑宰之不幸抑亦鄉民之不幸也至禱至禱

榦歸三山已月餘一去鄉井幾二十年訪舊半為鬼矣存者莫識其面也百事悉置之度外近得小寺屋在城中最幽靜處眼界甚佳見葺治居之端坐六七年則無此身矣歸來亦苦人事之多不得一意觀書但於心事日求寡適矣李貫之素疑其弱忽奮然抗論而去東南之士愧死矣儒學之有益於人如此朝廷又能容之皆盛事也昨得其書云尚留九江半年果否欲一見之私居難動自此恐為永訣矣
三山

翰以被命日久又有促行之旨既不能力辭只得早到官所宜措置以爲固圍之計所欲請教者非一既不能久俟且夕當以書求誨益也翰過豫章見陳巡檢名毅者亦西班之奇士陳凱趙八之徒莫能及也頗有相從之意不知尊兄以爲其人何如能廉乎能不欺乎能忠於所事乎其他本事隨其所長皆有用處且得根本正當則不誤人耳翰欲遣人招之決於尊兄之一言望見教就宰處借一人至南康相追爲幸今日之事人才爲急也偶又與陳子實同官甚幸

其人苦硬可喜尊兄知之否其人之詳何如併幸示教勢不能伺候自此相望不遠常得拜狀

安慶道中

閑居想甚適知識時勢自應若是惟有仰羨而已貫之既留伯量復歸想追隨於山南山北其樂不可量也翰不能固窮又復一出業已至此只得安之安慶雖淮郡民俗最頑頗費料理又郡無城壁累政以土惡不可築不容但已到此首與此役請於朝廷乞錢米不報止得自爲之邦人以爲是亦有捐金相助者度費百萬緡亦

不暇計有無一面興築以是終日無少暇朋友
亦有十數人在此亦不暇講習真一俗吏也到
此五日便聞浮光之警今虜退已兩月矣朝廷
亦屢有大舉之說然施行皆未有可人意者豐
宅之意尤銳要之無本領無古今只是杜撰何
以集事得其書云欲屈契兄入機幕不知肯和
此險韻否若能同貫之一來此游山亦佳肯來
當遣人奉迎也 安慶

爲貧試郡落在塵埃筆楚中望諸兄如蓬萊中
人不謂清流尚顧俗吏千里遠訪聞之洒然真
如執執之濯清風也

茲承改帙佐郡之命在賢者不必多賀朝廷公
論益明茲可慶也翰已再上丐閑之請一以避
辭小受大之嫌二以避峻急培克之政年事浸
晚筋力益衰亦欲求閑耳本留濂溪以熱甚蚊
多遂遷太乙觀俟得請却過山南也承教有期
預以爲喜

翰以九月一日抵家因得杜門絕人事遂其堅
僻以度餘生過臨川見朋友講學頗盛殊可喜
此契兄往者守官善誘之力也國秀兄近况如

何往者不能迂道見之此老久病恐終不復相見矣

榦屏居粗遣惟是雖脫吏役而家事未免關心亦不得以一意講習耳新年又六十有八矣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以惠後學光明焯焯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以是深以為懼鄉間朋友絕少昨自臨川經從有李武伯者舊亦嘗得從游見其志慮堅篤因與之歸此留三閱月嗜學不倦歲晚言歸恐其荒怠因勉其往

承教誨更望扶持之為桂老來但覺切已務內之味最長甚恨不得款語也 三山

長沙之行想已有定論一出一處於義皆未有害世俗之論亦有不足恤者要以即於吾心之所安耳朋友相聚想如常此間會府却遠不逮江之東西也亦以進取之途頗利故不忍捨之而從事於寂寞也榦還家已踰一年只是杜門教子溫習故書而已嗽疾復作亦不復問醫聽之而已邦人得簡夫之來不勝其快蓋前日樂土已變為愁歎之鄉矣亦豈否泰相乘故得賢

侯辱臨之耶南康黃史君亦是吾鄉之善類必能繼陳寺丞之善政也

聞趙倉相與之意甚厚想協贊之力居多也朝廷須檢舉歲月恐亦不容閑退耳樂則行憂則違惟義是從耳初亦何心哉翰閑居無他以舊居迫窄不足以容孥累又念此身已老亦欲爲久居之計架小堂於屋之後不敢求華美但百物旋措置故久之不就更旬月可以告成矣閑居無朋友講習秋試後須有一二相識可以相聚諸子亦可督以讀外翁之書也伯量許下訪

吉父得書亦云果爾何幸如之近於鄉間取得禮書來內有先師親題編禮人姓名晚年大段留意於此不及見書之成無窮之恨也翰於喪祭二禮編得甚詳密先生以爲禮書所編皆不及今當更子細看過若可繕寫即尋朋友在官者寄去抄錄可入禮書數中其他亦皆須研究但最苦是無朋友商榷其次是無錢可雇人抄寫及供給朋友檢閱甚以爲撓若伯量肯來又能爲之多方抄化得裹足及編書之費來此相聚數月以成先師之志何幸如之生平讀書多

疑無人講問苦不可言尊兄恐越竟亦難若伯
量來訪俟其歸翰當送之往麻姑約從人一出
亦可爲旬日之集翰若措置得家事定疊此間
難得朋友亦只得挾策求教朋友也便出外一
兩年亦無害也因作伯量書煩致意促其來尤
佳

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
意條達充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曾點言志乃
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
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
理無一毫人欲之累以此而施之天下則堯舜
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翰頃於曾
點言志一章未嘗見得分明今無從質正輒述
已意望相與訂正之

元思報果州兄之病令人驚惱爲之奈何此數
日亦有可生之意否天未昌斯文乃使吾輩困
厄病患亦未終喪斯文則決亦未使之止此也
得諸兄朝夕在其側莫大之幸翰拘縻於此不
得一往但有終日憂歎而已西泝之行且宜遲
之今且遣兵士六輩往備使令更看其病勢如

何也 安慶

翰抵臨川已兩日省劄既到而臺評予祠之報亦下勢所必至遂得杜門送老矣向來及門之士惟尊兄端可承衣鉢之傳世事一切皆不足道惟有勉進所學以荅先師囑望之意耳至望至望臨川諸人向學者有數人甘吉父終是得其大者今亦同胡伯量送至麻姑道間又得款語也

屏居如常無足道者少小見前人所以艱窘之狀今已不啻足矣特孳累十六七年隨乃翁從

官煖衣飽食似不能堪而又往往不能謀生然此乃造化所以深愛之也閑居可以讀書特以喪祭二禮編次未畢不能不以此閑念玩索之功不得精專特反身一念不能不自勉耳李貫之一世竒士而止於此每切憐之前承陳寺丞已爲立祠遂爲記其所以立祠之意亦使往來者知有吾貫之也更得司直同南康諸人與貫之厚者各爲題數語以見其爲人庶幾祠可不廢亦足以見吾輩交游之情也 三山

翰屏居如常人事絕不講每月一出謁府主餘

則並不出亦殊省事昨得李武伯在此講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來又得一月相聚多讀書尚氣節立志甚篤趙季仁以爲其人異日所到當不在李貴之之下亦各有所長然亦真不足也得真景元書者學之志甚至得陳師復書亦然此二公者異目所就又當卓然真護法大神也先師沒今賴有此耳可喜可喜陳師復已爲貫之立祠此公真使人不能忘之師復刊其詩以爲祠乃僧所立未免爲着數語以見吾人愛貫之意亦足以使學者有所興起也

余國秀兄已爲古人今其家如何子弟如何甚可傷也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帥不無歎恨也方明父遠來相訪衰老廢學甚孤其遠來之意志氣甚篤殊可愛敬蓋其源流固有自來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庶幾矣今欲再趨函文使得與課社朋友往復商確當不爲無益也昨迂曹帥人行嘗拜狀當無不達陳寺丞潘謙之歸具知近況之詳尤以爲慰且承有訪戴之

與一動亦非易事况筋力亦豈得與曩者並邪
黃守鄉人自此可以書問往來也長沙之役今
竟如何想已有定論矣黃守不相識聞其人亦
賢州縣事體大非昔日之比曹簡夫不來此間
老稚如失怙恃也幹終日杜門每月一謁府主
耳來年正月便習學致仕併州郡亦不出謁後
年正月真不出矣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并一
點虛靈生在世間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
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耳先師發明
義理至精至備後學難得擔負者向來只得一

李貫之可望乃止於此去冬有蜀人家摘字本
仲者來訪與之語涉月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
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於貫之伯仲耳近來
諸生伏闕之書雖是次名實則首謀故書中言
蜀事最詳且切已試中優等近聞其丁家難而
歸與黎郎中名伯巽者同舟而歸渠亦甚欲一
見契兄可使人於九江探問若留之一相見亦
佳此間得楊志仁相聚謙之又歸殊不落寞岳
陽方兄又遠來殊不易得饒兄曾書意尚甚
正但得朋友多斯道有傳則先師為不亡矣近

讀中庸因推考古元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
工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
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
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
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
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
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
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向來朋友在
涑中者一切放倒其他所至寂寞獨南康得契
兄與諸賢維持講學最盛先師有望每恨不

得生長周旋其間但不知於身心上點檢處如何
耳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
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
中理十得其七八矣惟契兄爲彼中宗主更望
以此律之則庶不至流而爲口耳之學也嘗觀
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其說
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
務實爲已者也明道尚以此箴之使視今之
學者則豈不大爲之太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
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

以及於此也